



食貨典第三百十五卷

帛部紀事

書經舜典歲二月肆觀東后五玉三帛

周禮地官媒氏掌萬民之判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

春官大宗伯孤執皮帛

訂義

鄭鍔曰三孤貳公洪化寅亮天地以弼一人其名曰孤蓋三公之下六卿

之上位漸進乎上矣要當特立無朋然後足以稱其位有天子之孤有諸侯之孤非有衣被人之德與夫炳蔚之文著見乎外者不可以當此選故執以皮帛蓋束帛爲摯飾之以皮皮實于庭而執帛以見也天子之孤以虎諸侯之孤以豹帛之色孔安國于書之三帛以爲纁元黃則諸侯世子公之孤附庸之君執之鄭康成以爲赤白黑則高陽高辛之後與其餘諸侯執之周家三孤之帛其色有別固可知第於經無攷耳王昭禹曰三公三孤與王坐而論道燮理陰陽則其道大同于物故公之摯則執璧璧之爲物其形圓也孤則貳公弘化寅亮天地而已于道則不足于物則未能大同于德則不羣於物爲能無朋故其摯執皮帛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通帛爲旛雜帛爲物

秋官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合六幣璧以帛

訂義

鄭鐸曰璧者禮天之玉天辟

乎上萬物無以稱其德故用圖玉以象其體而已象其體而無琢削之文者事之以質也故有天德而尚質者斯享以璧必用帛以合之蓋帛者純素之物不如纁繡之巧而其體則純乎質足以配乎有天德而尚質者也

左傳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綉棧旌旌大呂

注

少帛雜帛也

穆天子傳河宗伯天逆天子燕然之山勞用束帛加璧

管子輕重丁篇桓公曰五衢之民衰然多衣弊而履穿寡人欲使帛布絲纈之賈賤爲之有道乎管

子曰請以令沐途旁之樹枝使無尺寸之陰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五衢之民皆多衣帛完履桓

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何故也管子對曰途旁之樹未沐之時五衢之民男女相好往來之市者罷

市相睹樹下談語終日不歸男女當壯扶輦推輿相睹樹下戲笑超距終日不歸父兄相睹樹下論

議元語終日不歸是以田不發五穀不播麻桑不種繭縷不治內嚴一家而三不歸則帛布絲纈之

賈安得不貴桓公曰善

輕重戊篇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干穀也蠶螫也齒之有脣也今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爲緇公服緇令左右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令齊勿敢爲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緇矣桓公曰諾卽爲服于泰山之陽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曰子爲我致緇千匹賜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斤則是魯梁不賦于民財用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教其民爲緇十三月而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郭中之民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綈繻而踵相隨車轂騎連伍而行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緇閉關毋與魯梁通使公曰諾後十月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之民餓餒相及應聲之正無以給上魯梁之君卽令其民去緇修農穀不可以三月而得魯梁之人糴十百齊糴十錢二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魯梁之君請服

左傳僖公二年封衛于楚丘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呂氏春秋去尤篇邾之故法爲甲裳以帛公息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邾君曰將何所以得組也對曰上用之則民爲之矣

尸子晉國苦奢文公以儉矯之衣不重帛食不重肉

左傳襄公五年冬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 昭公元年春季武子伐莒莒人告于會楚告于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潰齊盟

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于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叔孫曰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

史記管晏傳晏平仲嬰者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

戰國策令尹子文縑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

禮記檀弓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于伯高家語孔子之鄉過程子于途傾蓋語終日相悅謂子路曰取束帛贈先生

史記貨殖傳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

左傳哀公七年秋伐邾邾衆保于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于吳

越絕書越王曰寡人以聞陰陽之事穀之貴賤可得而知乎范子曰陽者主貴陰者主賤故當寒而不寒者穀爲之暴貴當溫而不溫者穀爲之暴賤越王曰善哉以丹書帛置之枕中以爲國寶

史記淳于髡傳客有見髡于梁惠王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于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

戰國策建信君貴于趙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爲冠趙王曰公子臨寡人願聞所以爲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國大治矣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爲冠王曰郎中不知爲冠魏牟曰爲冠而敗之奚虧王國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社稷爲虛戾先人不血食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也

河圖玉板崑崙以東得大秦之國人長十丈皆衣帛

漢書陳勝傳秦二世時陳勝吳廣皆爲屯長乃謀曰天下苦秦久矣今以吾衆爲天下倡宜多應者

迺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凶然足下卜之鬼乎勝廣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眾耳迺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書已怪之矣

史記叔孫通傳通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之通前曰此特羣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齒牙間哉二世喜乃賜叔孫通帛二十四衣一襲

漢書婁敬傳敬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脫輓輅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衣

孔叢子夫子清素好儉妻不服綵妾不衣帛

漢書武帝紀建元元年秋遣使者安車蒲輪束帛加璧徵魯申公

史記武帝紀帝置祭具以致天神神不至乃爲帛書以飯牛

注書絹帛上爲怪言語以飼牛

漢書東方朔傳武帝嘗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宮孟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迺別著布卦而對曰臣以爲龍又無角謂之爲蛇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卽蜥蜴上曰善賜帛十匹復使射他物連中輒賜帛

帝姑館陶公主寡居近幸董偃號曰董君主因推令散財

交士令中府曰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

東方朔別傳武帝幸甘泉長平道中有蟲覆地如赤肝朔曰必秦獄處也夫愁者得酒解乃取蟲置酒中立消歷賜帛百匹後屬車上盛酒爲此故也

史記西南夷傳唐蒙上書說上通夜郎道乃拜蒙爲中郎將從巴蜀笮關入見夜郎侯蒙厚賜喻以威德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爲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聽蒙約

史記公孫弘傳弘爲丞相封平津侯上書乞骸骨上不許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病有瘳視事

漢書武帝紀元狩元年夏帝使謁者賜縣三老孝者帛人五匹鄉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年九十以上及鰥寡孤獨帛人二匹

神仙傳墨子得地仙隱居以避戰國至漢武帝時遣使者楊遵東帛加璧以聘墨子墨子不出

漢書蘇建傳建子武爲侍中使匈奴昭帝卽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

古今圖書集成
高士傳韓福以行義修潔著名昭帝時以德行徵至京兆病不得進元鳳元年詔策曰朕愍勞福以官職之事賜帛五十匹遣歸其務修孝悌以教鄉里

漢書王褒傳益州刺史王褒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習而歌之時汜鄉侯何武爲僮子選在歌中武等學長安歌太學下轉而上聞宣帝召武等觀之皆賜帛謂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

宣帝紀甘露三年春鳳凰集新蔡賜汝南太守帛百匹

梅福傳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災異數見羣下莫敢正言福上書曰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則天下之士發憤瀆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

游俠傳樓護爲諫大夫使郡國因會宗族故人各以親疎與束帛一日散百金之費

王莽傳莽上奏曰夏后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諸侯執玉附庸執帛 天鳳六年一切稅天下

吏民營三十取一繒帛皆輸長安

後漢書禮儀志立春遣使者齎東帛以賜文官立秋遣使者齎東帛以賜武官漢官名秩曰賜言
徒司空帛四十匹九卿十五匹太尉將軍各六十匹執金吾諸校尉各三十匹武官倍于文官古今
注曰建武八年立春賜公十五匹卿十匹

鄧禹傳禹南陽人聞光武安集河北卽杖策北渡光武見之曰寧欲仕乎曰不願也但願明公威德
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

東觀漢記耿純於邯鄲見上遂自結納獻馬及縑帛數百匹

後漢書宣秉傳秉字巨公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帝嘗幸其府舍見而
歎曰楚國二龔不如雲陽宣巨公卽賜布帛帷帳什物

公孫述傳述造十層赤樓帛蘭船注蓋以帛飾其欄檻也

后紀光武郭皇后弟況遷大鴻臚帝數幸其第會公卿諸侯親家飲燕賞賜金錢繒帛豐盛莫比
逸民傳周黨建武中徵爲議郎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詔曰自古明王聖
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食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

鄭興傳興子衆建武中皇太子及山陽王荆因虎賁中郎將梁松以繅帛聘請衆欲爲通義引籍出入殿中

逸民傳序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賁相望于巖中矣

明帝紀永平六年春王雒山出寶鼎廬江太守獻之詔賜三公帛五十匹九卿二千石半之

馬皇后紀肅宗卽位尊后曰皇太后太后曰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今雖已老而復戒之在得
章帝出諸貴人當徙居南宮馬太后感析別之懷賜白越三千端雜帛二千匹

孔平仲雜說蔡倫未造紙以帛爲紙所謂竹帛也

後漢書陶謙傳

注

吳書曰謙少孤以不羈聞于縣中年十四猶綴帛爲幡乘竹馬而戲邑中兒童隨

之

朱儁傳儁字公偉會稽上虞人也少孤母常販繒爲業儁以孝養致名爲縣門下書佐好義輕財鄉閭敬之時同郡周規辟公府當行假郡庫錢百萬以爲冠幘費而後倉卒督責規家貧無以備儁乃竊母繒帛爲規解對母旣失產業深恚責之儁曰小損當大益初貧後富必然理也本縣長山陽度

尙見而奇之薦於太守韋毅稍歷郡職後太守尹端以僞爲主簿

獨斷公卿侍中尙書衣帛而朝

後漢書宦者傳呂強爲中常侍靈帝時上疏陳事曰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今上無去奢之儉下有縱欲之弊至使禽獸食民之甘土木衣民之帛

盧植傳植拜北中郎將復爲尙書何進召董卓植以老病求歸隱于上谷不交人事初平三年卒臨困敕其子儉葬于土穴不用棺槨附體單帛而已

董卓傳獻帝都安邑河東太守王邑奉獻綿帛悉賦公卿以下封邑爲列侯

三國魏志武帝紀

注

傳子曰太祖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爲衿合于簡易隨時

之義

楊修荅臨淄侯牋銘功景鐘書名竹帛

邯鄲淳作魏文帝受禪詔文帝曰淳作此甚典雅朕何以堪其賜帛四十四匹

魏略陳留邯鄲淳奏投壺賦文帝以爲尙書卽賜帛十四匹

古今圖書集成
晉書衛恆傳恆爲四體書勢曰昔張伯英轉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

傅元傳元子咸爲車騎司馬以世俗奢侈上書曰穀帛難生而用之不節無緣不匱故先王之化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竊謂奢侈之費甚于天災

后妃傳武悼楊后尊爲皇太后賈后凶悖忌后父駿執權遂誣駿爲亂使楚王瑋與東安王繇稱詔誅駿內外隔塞后題帛爲書射之城外曰救太傅者有賞

孝友傳劉殷七歲喪父曾祖母王氏盛冬思堇殷時年九歲乃于澤中慟哭忽若有人云止止聲殷收淚視地便有堇生焉又嘗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寤而掘之得粟十五鍾時人嘉其至性通感競以穀帛遺之殷受而不謝直云待後貴當相酬耳

張軌傳軌子寔攝父位下令國中曰比年饑旱殆由庶事有缺竊慕箴誦之言以補不逮自今有面刺孤罪者酬以束帛

劉超傳超爲中書舍人拜騎都尉奉朝請時臺閣初建庶績未康超職典文翰而畏慎靜密彌見親待加以處身清苦衣不重帛家無儋石之儲

南史謝弘微傳弘微拜員外散騎侍郎琅邪王大司馬叅軍經紀生業事若在公一錢尺帛出入皆有文簿

宋書后妃傳文帝袁皇后初拜宜都王妃袁氏貧薄后每就上求錢帛以贍與之上性節儉所得不過三五萬三五十匹

南史宋臨川烈武王道規傳道規無子以長沙景王子義慶嗣襲封臨川王鮑照嘗謁義慶未見知欲貢詩言志人止之曰郎位尙卑不可輕忤大王照勃然曰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沈沒而不聞者安可數哉大丈夫豈可遂蘊智能使蘭艾不辨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乎於是奏詩義慶奇之賜帛二十四匹

宋書後廢帝紀帝卽位詔曰興言多士常想得人可普下牧守廣加搜採其有孝友聞族義讓光閭或匿名屠釣隱身耕牧足以整厲澆風扶益淳化者凡厥一善咸無遺逸虛輪佇帛俟聞嘉薦

南齊書五行志昇明二年颶風起建康縣南塘里吹帛一匹入雲風止下御路紀僧眞啟太祖當宋氏禪者其有匹夫居之

張敬兒傳沈攸之遺太祖書曰謬奉聖主忝同侍衛情存契闊義著斷金乃分帛而衣等糧而食南史循吏傳郭祖深普通七年爲南津校尉公嚴清刻常服故布襦素木案食不過一肉有姥餉一早青瓜祖深報以匹帛後有富人效之以貨鞭而徇衆朝野憚之

陳書宣帝紀太建三年秋皇太子親釋奠于太學二傳祭酒以下可分帛各有差

孝行傳張昭幼有孝性弟乾亦有至性及父卒兄弟並不衣綿帛

魏書高允傳允拜中書令高宗幸允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緼袍廚中鹽菜而已高宗歎息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卽賜帛五百匹帛千斛

韋閔傳閔族弟珍字靈智累遷顯武將軍郢州刺史在州有聲績朝廷嘉之遷龍驤將軍賜驂騮二匹帛五十匹穀三百斛珍乃召集州內孤貧者謂曰天子以我能撫綏卿等故賜以穀帛吾何敢獨當遂以所賜悉分與之

景穆十二王傳京兆王子推子太興遇患請諸沙門行道求病愈名曰散生齋佛前乞願若此病得差卽捨王簪入道未幾便愈遂請爲沙門時高祖南討在軍詔皇太子爲之下髮施帛二千匹

肅宗紀帝卽位皇太后親覽萬幾詔曰其有懷道丘園昧跡版築山棲谷飲舒卷從時者宜廣爰帛
緝和鼎鉞

北齊書袁聿修傳聿修在尙書十年未曾受升酒之饋尙書邢邵與聿修舊款每于省中語戲常呼
聿修爲清郎大寧初聿修以太常少卿出使巡省仍命考校官人得失經歷兗州時邢邵爲兗州刺
史別後遣送白紬爲信聿修退紬不受與邢書云今日仰遇有異常行瓜田李下古人所慎多言可
畏譬之防川願得此心不貽厚責邢亦忻然領解報書云一日之贈率爾不思老夫忽忽意不及此
敬承來旨吾無間然弟昔爲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

隋書閻毗傳毗拜車騎宿衛東宮上嘗遣高潁大閹于龍臺澤諸軍部伍多不齊整惟毗一軍法制
肅然潁言之于上特蒙賜帛

張定和傳定和初爲侍官會平陳之役定和當從征無以自給其妻有嫁時衣服定和將鬻之妻靳
固不與定和于是遂行以功拜儀同賜帛千匹遂棄其妻

舊唐書王君廓傳君廓少孤貧無行以剽劫爲業亡命聚徒以逆鬚竹器籠人頭而奪其繒帛

唐書孝友傳劉君良瀛州饒陽人四世同居族兄弟猶同產也門內斗粟尺帛無所私

長孫無忌傳無忌族叔順德封薛國公以受賕爲有司劾發帝曰順德元勳外戚爵隆位厚至矣若令觀古今自鑒有以益國家者朕當與共府庫何至以貪冒聞乎因賜帛數十媿切之大理少卿胡演曰順德以賂破法不可赦奈何又賜之帝曰使有恥者得賜甚於戮如不能乃禽獸也殺之何益舊唐書太宗紀貞觀十一年九月賜瀕河遭水之家帛十五匹半毀者八匹

唐書諸公主傳長樂公主下嫁長孫冲帝以長孫皇后所生故勅有司裝齋視長公主而倍之魏徵曰昔漢明帝封諸王曰朕子安得同先帝子乎然則長公主者尊公主矣制有等差渠可越也帝以語后后曰嘗聞陛下厚禮徵而未知也今聞其言乃納主于義社稷臣也妾于陛下夫婦之重有所言猶候顏色況臣下情隔禮殊而敢犯嚴顏陳忠言哉願許之與天下爲公帝大悅因請齋帛四十匹錢四十萬卽徵家賜之

談賓錄太宗嘗以金帛購王羲之書跡天下爭齋古書詣闕以獻

太平御覽太宗召太子舍人陸敦信勞之曰爾所錄古先太子善惡事多所規諷誠可喜因賜帛五